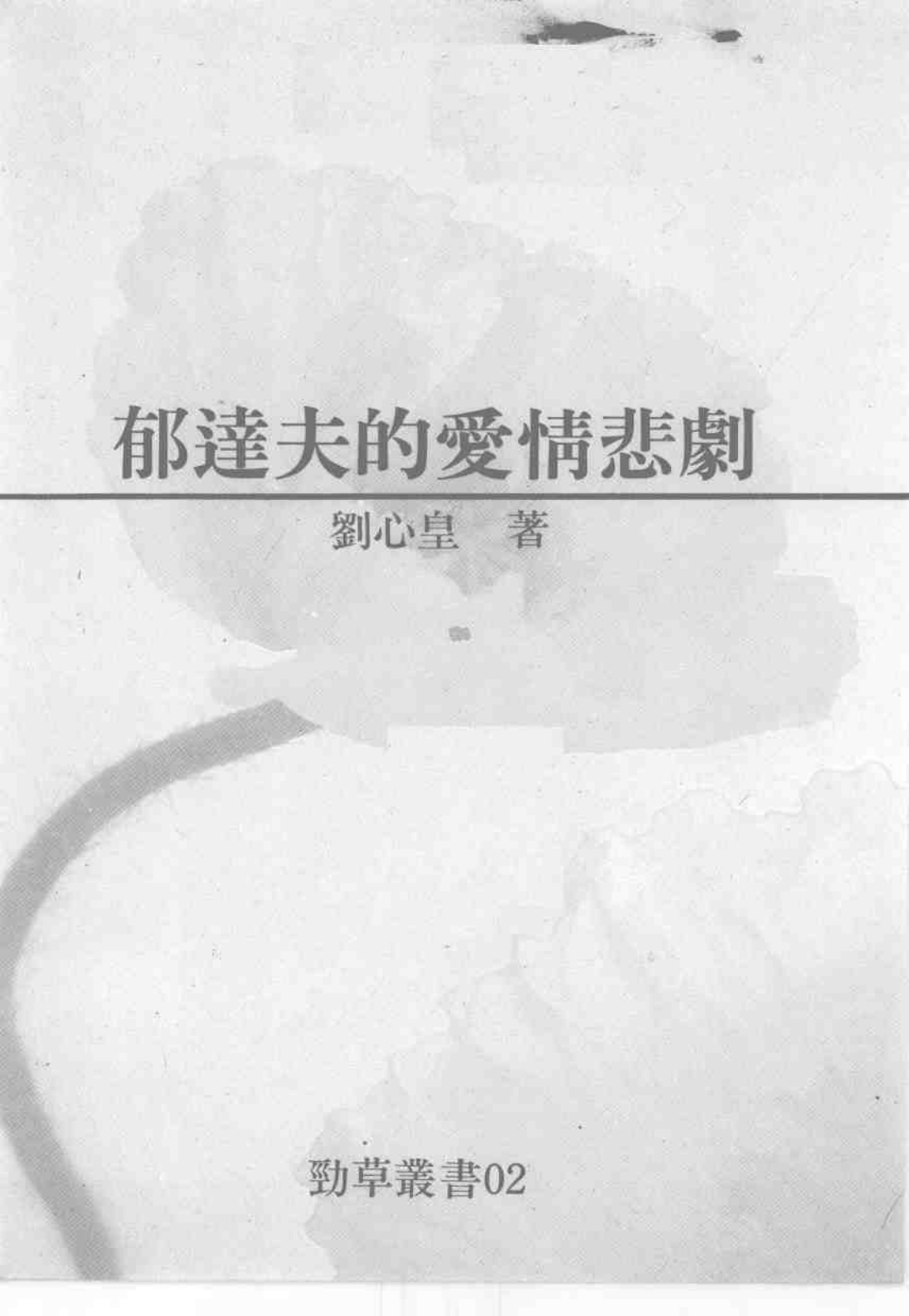


郁達夫的愛情悲劇

劉心皇 著



勁草叢書 2



郁達夫的愛情悲劇

劉心皇 著

勁草叢書02

晨星版權



請勿翻印

郁達夫的愛情悲劇

著者：劉心皇

發行人：陳銘民

發行所：晨星出版社

臺中市大有街13號

電話：(〇四)二五五一五〇九

郵政劃撥：〇二三一九八二一五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五〇〇號

印刷所：耀隆印刷廠

臺中市漢口路三段一三三巷二號

電話：(〇四)二九二三七〇六

排版：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寧波西街九十九號二樓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廿日

(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)

定價：100 元

易序

——我所認識的郁達夫

易君左

先姑母易瑜對郁達夫最賞識，讀了達夫的詩和小說，認為達夫是黃仲則復生。先姑母是一位偉大的女詩人，我曾為刻湘影樓詩集，詠落花詩，有「因風忽抱凌虛想，墮地猶存絕代姿，」之名句。可惜先姑母未曾見到郁達夫。直到達夫寓居我的故鄉時，先姑母去世多年了。

郁達夫的一生，確實有些像黃仲則；黃仲則是景仰李太白的，達夫自然也有些像太白。也許自古天才詩人大抵都如此。而達夫之可愛處，却並不在其天才之優越，詞藻之華麗，而在其性情之天真，氣節之堅定。凡同達夫接近的，一定都會感覺到：他只是一個真字，沒有一點虛偽。當年在上海，我和創造社的幾個朋友都受職于泰東書局當編輯，雖同住在一起，而不知如何，同我好的只是一個郁達夫；對於郭沫若和成仿吾，便覺得格格不相入。何以故？真偽之分也。

所以，以後雖與達夫常有時間上空間上的隔離，但無時無刻不懷念他。使我最懷念他的一點，即是在創造社裡是一個戛然獨造的作家，不受任何牽連影響，亦不牽連影響任何作家。換句話說：他是一位有善良純潔的靈魂而又不搞政治和黨派的作家，亦即是自由獨立的作家。在這

一點上，他創造了創造社；反之，郭沫若等不在這一點上，毀滅了創造社。

循着這一個性格發展下去，他由兒女之愛擴展而為國家民族之愛、乃至人類之愛。對日抗戰軍興，達夫和王映霞在漢口鬧彆扭，不久，由于我的提議，把他們倆和一家接到我的故鄉湖南漢壽去了，休息了一段時間，也寧靜了一段時間。以後達夫往南洋，我一家赴重慶，我與他，從此一別，他再不返了。

去南洋以後的郁達夫，初主編一家大報的文藝副刊。民國二十七年初我在長沙，二十八年以後在重慶，都曾看到這副刊，以及達夫的許多文字，使我對這位遠隔天涯的老友不僅放了心，而且欣慰之至！因為達夫畢竟是我國的讀書種子，懂得立身處世之道，到了國家民族危難的關頭，便毅然斬斷情絲，割斷愛苗，而一切以國家第一，民族至上，努力于戰鬥文學之寫作了。這就是郁達夫到南洋以後的卓越的表現，也就是他死于敵人手裡的真正原因。所以我常對人說：郁達夫是一個最有骨氣的文人！

我們應當從這些地方去了解郁達夫，去認識郁達夫。還記得：在他生存時，不少人罵他為浪漫派、頹廢派；連同與他一起搞文藝革命的夥計們，也盡量地排擠他、污蔑他。直到了蓋棺論定的今天，恐怕還有一些人仍然不曉得郁達夫是怎樣的一個人物，也仍然有一些懷疑他的浮言；然而，事實是擺在我們面前的。至少，我個人可以提出保證：就我所知道的郁達夫的歷史，其一生有兩大特點：最忠于自己所愛的女人和最忠于自己的國家民族。可以說：他為女人而生也為女人而死的，他生于國家民族內憂外患之時，死于國家民族危亡顛沛之際。他不像那些自我宣傳，誇大狂、朝三暮四、矯揉造作、虛偽陰險……的文人們，他只是一個善良的靈魂，純潔的書生，和

對女人有特別興趣的小說家，以及對國家民族熱戀着的愛國詩人而已。易君左此序作於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十二月，是序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一書的。當時，此稿為「暢流」半月刊主編石叔明取去，在「暢流」連載，連載時，他就請當時在香港的易君左寫序。直到民國五十一年（一九六二）七月，才作為「暢流叢書之二十七」，印行了初版。

易君左是三十年代湖南的才子，初作散文詩歌代表作為「西子湖邊」。後來專作舊詩和「遊記」。最出名的一書是「閒話揚州」，引起揚州人的反對，結果是書籍毀版，書店道歉，他本人吃官司，並將江蘇教育廳秘書職務丟掉。此一案轟動大江南北，好事者曾擬一「聯」徵對，「聯」云：「易君左閒話揚州，引起揚州閒話，易君，左矣！」久未有人對上，後來，林森（字子超）主席任滿又連任主席。某人在報上刊登下一「聯」云：「林子超主席國府，連任國府主席，林子，超然！」如此，上下二「聯」，對的十分工整。而易君之名更被轟傳云。

現在，我將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一書，加以改寫，改編增加了一倍以上。原因是本書出版二十五年以來，郁達夫和王映霞的資料，陸續出現的不少，實有將原書改寫改編的必要。但由於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被翻印盜印的太多，不得不將它改名。這便是改為「郁達夫的爱情悲劇」的由來，這是以新耳目的不得已的措施。但，易君左的這一篇「序」，係說明他對郁達夫的認識，實仍有其價值，故仍刊於卷首。

自序

那冊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紀述文壇愛情悲劇的書，是在民國五十一年（一九六二）七月出版的，屈指算來，已有二十五個年頭了。那部稿子是我的筆記，並非有系統的著作，出版之後，就想改寫，誰知一拖就拖了二十五年！

在這個漫長的時間裡，出版的版數及冊數，都無從計算，除了「暢流」半月刊社的「初版」、及「大漢」出版社的「初版」是我的允許出版但未「訂約」之外，市上許多出版社的翻印，幾至泛濫的地步，在台灣的城市和鄉村之書店和書報攤上都可找到。當時，友人在街上找到幾冊翻印的書，上面不僅印有出版社的名字，亦且印有「版權來源」或「翻印必究」字樣，曾勸我控告那些翻印者，要求他們賠償損失。我認為那些不惜指「盜印」之名的出版者，一定是窮朋友，就饒恕他們吧。至於香港和海外的翻印就更不必說了。

但在此次改刪增訂之後，並將書名改為「郁達夫的愛情悲劇」。在此處特別聲明，此書不准翻印。

本書的第一章「愛情悲劇的總敘說」是新增加的。第二章「郁達夫小傳」及第三章「郁達夫

的作品」都是改寫的。第六章「郁達夫的『毀家詩紀』」中發表時爲避諱而寫爲「×」或「某」或「××」者，現在都把他改正過來，以免讀者的猜測。第八章「王映霞的『郁達夫與我婚變的經過』」，是新增加的。第九章「郁王婚變的批評」，也增加了一大部分。總之，本書經過這一番整理，便是呈現出一種新面目和新內容。

關於新文學的史料，二十多年來出現的不少，自可據以改正，但因時處非常，海峽兩岸隔絕，資料的搜集，究屬不易，憑個人的力量更是困難。本書雖已盡力改編改寫，疏失在所難免，希望讀者先生不吝指正爲荷。

劉心皇識 一九八六·三·一二

目次

一	易序——易君左
五	自序
九	一、愛情悲劇的總敘說
四五	二、郁達夫小傳
五七	三、郁達夫的作品
七七	四、王映霞小傳
九三	五、郁達夫筆下的郁王初戀
一六五	六、郁達夫的「毀家詩紀」
一七五	七、王映霞的「答辯書簡」
一八九	八、王映霞的「郁達夫與我婚變的經過」
二〇九	九、郁王婚變的批評
二二一	郁達夫在南洋（附錄一）
二八一	郁達夫與原配夫人（附錄二）
二九一	郁達夫與三夫人（附錄三）
三〇三	後記

一、愛情悲劇的總敘說

——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悲劇——

(一) 小 引

民國五十一年（一九六二）年七月，我在「暢流」半月社出版了「郁達夫與王映霞」，這部稿子是民國五十（一九六一）年間，在撰寫「現代中國文學史話」時所作的筆記，為當時「暢流」編輯石叔明先生看到，他因為在福州曾和郁達夫認識，所以對這部稿子，特別感興趣。一定要拿去在「暢流」半月刊上連載。

但，當時主管機構對文學作品的「查禁」很嚴，似乎連郁達夫的作品也不能流行。石叔明先生因為編刊物的關係，對此事十分了然，還特別請我到主管機構去交涉，免得一連載便遭到禁止。我曾將郁達夫的生平及為抗戰死難的情形，向當時主管其事的唐棣先生說明，他慨然應允打電話給「暢流」半月刊，准予連載，連載之後，便出版了。其實那是一部筆記的書籍，一俟有

暇，當再加以增訂，因為近年關於郁達夫和王映霞的資料，出現的非常多。把這一部書增加和修改之後，使這一幕文壇愛情悲劇，更加完備的呈現在讀者的面前。

關於王映霞對許紹棣偷情式的「愛情」，從郁達夫發表「毀家詩紀」之後的「答辯書簡」看來，除了謾罵郁達夫之外，對許紹棣的私情的否認，沒有什麼說服力。最近，「傳記文學」選載的「郁達夫前妻王映霞自白」（原題：「郁達夫與我婚變的經過」），還是一口氣否認，她已到衰老之年，還不能坦白的寫出一篇值得佩服的「懺悔錄」，實在令人失望，由此看來，王映霞的嘴如鐵硬，至死不悟，至死否認，倒是「金瓶梅」裏所描寫善於「偷情」的女人，往往說大話：「老娘是清白的，老娘拳頭上走得人，臂膊上跑得馬……。」她可不知道她面對現實，承認了現實的一切，反而令人覺得更可愛，她如此的虛偽，如此的老羞成怒，竟罵郁是：「包了人皮的走獸」、「瘋狗」、「無賴的文人」等等的惡毒話，反而得不到同情；因為事實勝於雄辯，更勝於謾罵。

看了王映霞這次的「自白」，我要對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悲劇，表示一點意見。

（二）一見傾心種下悲劇的基因

（一）王映霞的背景和儀容

首先要說明的，是王映霞個人的背景和她的儀容。

王映霞，浙江杭州人。生於清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，今年七十八歲。本姓金，名寶琴，是杭州學者王南（號二南）先生的大女兒與金冰孫的女兒。十二歲時父親去世，即隨母親搬回外祖父家。王二南特別喜歡這個外孫女，遂改姓王，取名旭，字映霞，成爲王二南的孫女①。

王映霞於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在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畢業，到溫州市立第十中學附屬小學教書。這年冬天學校放寒假。這時，北伐戰爭遍及江南，溫州開始動亂。王映霞隨王二南友人之子孫百剛夫婦乘船到了上海。爲等待戰事平復，滬杭路通車返回杭州，遂租居上海馬浪路尚賢坊。王映霞就住在孫百剛家中②。

王映霞在孫百剛筆下是這樣的：

在將近半小時的談話中，我知道她是那一年暑假畢業……。她校中的先生我有不少熟人，順便談到很多朋友的事情。她的亭亭的身材、健康的姿態、犀利的談鋒、對人一見就熟絡的面龐、見着男子沒有那一種忸怩作態的小家派頭，處處都表示出一位聰明伶俐的女孩。尤其她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，一張比較大一些帶有嫵媚的曲線的嘴唇，更給人以輕鬆的愉快印象。

從這次初會面後，隔了幾天我就偕同掌華到附小去看映霞。她和那位年紀比她稍長一兩歲的寧波孫小姐同住一個房間。她倆是在杭州同班畢業的同學。房間佈置完全是女學生排場。兩張單人床上鋪着潔白藍花的褥單，摺成四方形的棉被斜擺在床的一頭。房間當中是對擺的兩張三層桌，作爲她倆的寫字檯，上面擺着檯布，放着幾本東方雜誌、小說月報之類的零雜書。其他各處的陳設，也楚楚有致。這一間她倆的臥室兼書房，雖說不上怎樣窗明几淨，就大體而論，也夠得

上整齊清潔③。

這就是王映霞二十歲，剛畢業剛作小學教員時的情形，他特別把王映霞容貌和儀態描寫一番，是值得參考的。他所描寫王映霞的美，連舉止在內，也是一種普通年輕女孩的美，並非如今歷史上所歌頌的美人一樣，但是，從老人或中年人的眼中看來，年輕就是美麗而已。

(二) 郁達夫初遇王映霞

郁達夫到上海整理創造社，在內山書店遇到留日同學孫百剛，他們熱情地約定再會面的時間。迨郁達夫到尚賢坊後拜訪時，遇到了王映霞，他是「驚才絕艷」一見傾心。孫百剛說：

「在一星期後的一天中午邊，我聽到扶梯上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走上來，一聽就知道是達夫來了。他進來後，我先指著掌華給他介紹。」唔！這位就是孫太太。我和百剛是老朋友，以後要常常走動，請孫太太不要客氣。」達夫一邊對掌華說著應酬話，一邊望着映霞，似乎在想這位是什麼人。

「這位是王小姐，我們從溫州一起逃難到上海來的。」我隨即指著已站起來在招呼的映霞說。

「唔！王小姐，請坐請坐！」達夫自己也坐下來了。

「不要客氣，她們都讀過你的小說，一向景仰你。」我對達夫說。

「郁先生！最近有什麼新作品，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你的大作了，大約有傑作在創造中吧。」掌華忙着招呼，映霞這樣敷衍着達夫。「我的小說都是年青時期胡亂寫成，說起來是難為情的。近來也沒有心思多寫了。」達夫神經質的臉上，薄薄泛起一層紅暈。今天他說的一口杭州話，他雖是富陽人，但在杭州讀書，不過他的常帶重濁的杭州語調，有時聽去，像似略有江干、閘口一帶的土音，這也許是他曾在之江學堂讀過書的緣故。「郁先生，郁太太是不是在上海？」掌華坐下來這樣問。

「她是鄉下人，在鄉下沒有出來。」達夫很自然地回答。

不知怎樣，話題轉到映霞的祖父王二南。

「二南先生的詩，我從前在杭州報上常讀到的，一向很佩服他老人家的。」達夫似乎對映霞表示好意地說。

「他近來年紀大了，也不常作詩。」映霞淡然地回答。

「我覺得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姐似的，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」達夫突然這樣說，額角上的青筋有點蹙起來了。

「……」映霞不說什麼。

「也許是在杭州什麼地方碰到過的。」掌華只好這樣敷衍着。

(三)馬上請吃飯看電影

亂談了一陣，我看已快到吃中飯的時候，關照掌華去預備酒菜。不料達夫站起來攔住掌華。

「孫太太，你不必客氣，我今天特誠來邀你們出去吃飯的。在上海，我比百剛熟些，應該讓我來做個東道。」達夫一隻手拿着呢帽，做着手勢，要我們一同去吃飯。

「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天就在此地便飯吧。附近有家寧波館子，燒的菜還不錯，去喊幾樣很便當的。」我要達夫重新坐下。

「不行不行，今天我是誠心誠意來請你們兩位及王小姐的。我現在去打電話，喊汽車去。」達夫也不管三七念一，說了就向門外跑。

「達夫！等一等，即使要去也要讓她們換換衣裳。」我看上去沒有方法拒絕了，只好這樣說。

「好的好的，反正辰光還早，請孫太太、王小姐慢慢地收拾起來。」達夫邊說邊走到隔壁的韻逸（按：韻逸，姓趙，百剛鄰居。）房間去和韻逸招呼了。

（尚賢坊樓上住三家：（1）趙韻逸兄弟二人；（2）李劍華夫婦；（3）孫百剛夫婦及王映霞。所謂「尚賢坊內七人居」是也。）

等達夫過去後，掌華和映霞同時對我說：

「我們不去，還是請郁先生在此地吃便飯算了。」

「我們要是一定不去，他要不開心的。大家是老朋友，沒有關係的，你們趕快打扮起來吧。」我反而代達夫邀請她們了。

「有什麼打扮呢？去就這樣去好了。」掌華隨便地說。

「孫先生！我想不去了。你和孫太太兩人去吧，我覺得不好意思的。」映霞從來沒有這種忸